

红色的记忆 永恒的力量

沈卫星

那夜的歌声

邹冰

余。为了这条交通线，多少英雄流血牺牲。

楼上的起居用房，是当年地下交通员用于接头、密商、接发指令的地方。小楼之所以成为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，是由于这里是闽西南和潮梅地区物资集散地，信息灵通，出入便利，好掩护，宜隐蔽。别看站点小，却联结着革命大风云。整面墙上贴满了通过交通线安全进入中央苏区的200多位革命干部的照片，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让人心潮澎湃，更深深感动于那些在“刀尖上行走”的英雄。

从小楼出来，发现不远处小巷里的一间低矮小屋人声人往。走近一看，密密麻麻的油灯照得通亮。这不是伯公灯吗？每逢农历初一、十五，当地百姓都要点灯来祭祖敬宗。想起刚才看到“一门七烈士”的邹家七位先烈，在交通站经常用它来做联络暗号，我明白了，革命者来自百姓，使用的斗争工具有时就是他们的日常用具，革命成功靠的就是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。

三

清晨，火烧云在天边移动。今天要去大南山革命遗址。这里曾是由彭湃同志领导的、我党我军较早建立的红色苏区。

大南山建有一座革命历史纪念馆，外观庄严简朴，馆内史料翔实。彭湃、邓发、徐向前、李富春等共产党领导人的事迹分门陈列，让我们重温了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进行革命运动、成为苏区开创者的“激情岁月”。

随后，我们来到位于潘岱村西南山窝里的“英雄石洞”。1928年，彭湃在敌情逼迫下不得不转入山区领导红军作战，为隐蔽躲进这个石洞，而且一待就是4个月。一位村民天天扮成砍柴樵夫，为彭湃送吃送穿、传递情报。

从洞口远望四周，山峦起伏，林木浓密，确是打游击的理想之地。为体验当年生存的艰苦，我们决定穿越石洞。进到里面，才知道所谓石洞，也就是一堆巨石互相累叠留出的缝隙而已，幽暗、阴湿、逼仄。我们与其说在洞里走，不如说常常手脚并用爬、滑、攀，不一会儿便汗流浃背。想象彭湃他们当年在石洞既要与敌斗争，又要防御蚊虫，遇到刮风下雨当然更难，那些日子真不知是怎么挨过来的。

彭湃出身富裕家庭，家中拥有土地和雇工。我常想，那些原本生活优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，何以投身无产

阶级的革命事业，成为先知、先觉、先驱的一代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他们都是时代的“大我”者，为了改造不平的世界，不惜背叛“小我”，决绝投身革命。彭湃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。他肩上扛着救国救民重任，却被家人骂为“逆子”。为防止他“败家”，亲兄弟分产自立，彭湃便把自己分得的田契送给佃户，宣布“日后自耕自食，不必再交租谷”。如此胸怀，难怪日后能一呼百应，成为农民的杰出领袖，即使后来被捕赴死而终不悔。想到他心怀的理想，困于洞中的这点苦，对他又算得了什么？

四

翁千，一个石匠的名字，也是英雄的名字。

在红场镇阅兵台的正面，镌刻在圆形巨石上的“巩固苏维埃政权”红色大字迎面扑来，气势磅礴，笔力劲健，正是出自翁千之手。

1879年出生于汕头后坪村的翁千，因家贫如洗，只读了3个月私塾，便跟着父亲种田、打石。心灵手巧的他青壮年时就成为大南山一带著名的石匠。1926年各乡农会兴起，他就联合全村穷人组织了后坪农会，还在山边一块大石上凿出一幅犁铧，刻上“农民协会建造”的字样。

那便是翁千为革命刻石之始。1930年，他携全家三代人同大南山闹革命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他以铁钎作武器，将岩石当战场，常在主要道路的两旁凿刻革命标语。

群众越把标语当作指路明灯，敌人就越恨得要命，千方百计毁坏它，而当地百姓越要拼了命地保护它。有时用土泥糊上，有时在上面盖草种藤，等敌人撤走后再复原。自然，敌人对翁千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。一次翁千正在刻标语，敌人悄悄近身、猛扑过来，翁千纵身跳入水中。敌人开枪猛打，水面泛起血花，最后翁千还是死里逃生。

让我想不到的是，这个普通石匠为了革命，竟有次子、四子、六子、堂弟、堂侄等多位亲人相继牺牲。即便如此，他也没有停下手中的那杆铁钎，直到1933年去世。正因如此，人们用“血刻石标震南山，忠烈满门数翁千”来颂唱石匠的革命功勋。

到过其他革命根据地，当年那些用笔墨写在墙上、屋顶、门板上的红军标语，只能在展馆的照片上看看了。而大南山革命标语口号因勒刻于石，才得以长久保存。在大南山革命历史纪念馆，

还保存着翁千用过的铁锤、铁钎和眼镜等工具。他用手中之钎，靠心中信念，从普通石匠成长为意志如石头般坚硬的革命者。那些石刻标语，犹如“刻在大山上的诗行”，成为永不褪色的“红色风景”。

五

汕头之行，是一次难得的红色之旅。除了实地踏访外，还忘不了那套连环画带来的惊喜。

听说市里正在赶印一部描写汕头革命历史的读物，争取我们离汕前能拿到。果真，一天傍晚，市委的同志匆匆赶来，说一定要亲手把读物到大家手上。当拿到这10本装的一套“红色汕头”系列连环画，我瞬间明白，这是要用红色英雄谱，给下一代讲好革命故事，传承好红色基因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前出生的人，常把连环画称作“小人书”。做这套“小人书”，动静可一点儿也不小，不仅市委宣传部挂帅主编，还严格组建了撰稿组和绘画组，邀请有关党史专家、文化学者及知名艺术家担任顾问，收集整理汕头革命人物及红色故事史料。共有24位本地作者和画家参与创作，各册封面则由市里10位著名画家精心绘制。粗略一翻，便感觉文字生动，作画精良，带着红色边框的封面尤其令人印象深刻。

晚上回到房间，又细细翻看起来。虽然有些故事这几天实地看过，但真实的历史场景、细腻的故事情节、感人的人物形象，在连环画里有了更为详细和生动的展开。一向以为，连环画是“小人书，大天地”，小中蕴含大道理，特别是它的故事性、形象性，于孩子有着独特魅力。童年岁月也许会泛黄发旧，变得模糊，但有些记忆却是清晰的，譬如那些陪伴成长的连环画，多少英雄人物和故事从此深深扎根在心里，这就是“小人书”生命力长久的原因。

如果年轻一代对这座城市奋斗的昨天知之不多，又怎会懂得珍惜今天呢？得知这套连环画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教材，将送进机关、社区、学校和公共文化场馆，尤其是送到孩子手上，我心中颇多宽慰与感慨。仿佛能看到，有更多的年轻人敲响晨钟、接力火炬，红色的血脉在下一代、下下一代身上延续……

题为汕头城市风光。影像中国

我至今还清晰记得，那一夜的戈壁滩很冷。炉膛的火苗跳跃着，把铁皮做的烟管烧得通红，坐在炉子上的铝壶在夜里依旧欢快地唱歌。

临睡前，我将一壶冷水坐在炉子上，无烟煤在炉膛里呼呼地燃烧。无人搭理的水壶自己在后半夜烧开了，便自顾自鸣唱，四周水蒸气弥漫。在戈壁滩上寒冷、干燥的冬夜里，一壶滚开的水就是房间的加湿器，这是我的发明创造。我洗漱完躺在床上迷迷糊糊，却听到隔壁女兵们在唱熟悉的军歌：“十八岁，十八岁，我参军到部队……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，一辈子也不会感到懊悔。”

我也是十八岁参军来到河西走廊的。后来我在团里的军人俱乐部当主任，手下四个年轻女兵，住在我的隔壁。每晚临睡前，我像帮助小妹一样，帮她们加好煤，封好炉子，再在炉子上坐一壶水。女兵们不明白个中道理，向我抱怨那个铝壶半夜鸣叫，她们一夜没有睡好。我说，铝壶在夜里唱歌就是妈妈的摇篮曲。她们却笑着说，自己已经不是流鼻涕的小孩了。

那晚直到后半夜，我依旧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在唱歌，歌曲一首接着一首，朦朦胧胧。后来愈来愈真切，是女兵们在夜里唱歌，是压低声音在唱的。

天亮后，住在我隔壁的女兵们就要退伍回老家了。那夜是她们在团里的最后一晚。

陡然，铝壶停止唱歌，已经老朽的壶底传来“咯嘣”一声。我醒了，知道壶里的水快要烧干了。我起来加水，听到那若有若无的歌声依旧执拗、倔强地从隔壁屋子传过来。我用火钳子勾开一圈一圈的炉圈，“当啷”的声音很响，“啞里啞哪”加煤，用火钳子捅开炉子。房间里的铝壶续了新水不再鸣唱了，隔壁屋子的歌声也戛然而止。

我默默喝水，猜想隔壁屋子女兵们这会儿也许在听我房间的响动。过了一阵，她们听见我房间没有动静，歌声又响起来，还是那熟悉的军歌。

我一个人静静坐着，看炉膛里的火苗慢悠悠蹿上来，红红的火焰舔着乌黑的铝壶，沉沉的铝壶开始有了响动，“吱”的一下，接着慢悠悠扯开了嗓子。歌声和着铝壶的鸣唱，又开始清晰地送进我的耳朵。

那一夜女兵们的歌声有点特别，和站哨的士兵夜里用粗糙的嗓子唱歌不一样，柔软牵肠，如一泓清泉悠悠流淌，作画精良，带着红色边框的封面尤其令人印象深刻。

我坐起来在屋里踱步，尽量不发出声响。看来，今夜，我肯定是睡不着觉了。让她们尽情唱吧。

我用手在黑帽里打拍子。女兵们唱的是《当兵的历史》：“十八岁，十八岁，我参军到部队，红红的领章印着我，开花的年岁……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，一辈子也不会感到懊悔……”

尽管隔壁屋子女兵们唱歌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在夜里我还是听得真切。差不多也是十八岁的年纪，这些女兵们移防到塞外军营，当时是我去接站的。她们一下火车，就被祁连山下十月的寒风打了一个跟头。女兵们住在我隔壁房间里，夜里炉膛的火灭了，冻得她们蜷缩着不肯出被窝，几个人在夜里唱歌，拼命用手捂我的嘴。我披着军大衣顶风过去给她们引火。

第二天，我教她们如何在临睡前封炉子，才不至于炉火在半夜熄灭。她们学会了，但年轻人瞌睡多，一觉到天亮，因为没人加水烧坏了几个水壶后，她们便不愿再在炉子上坐水。她们的借口是，她们已经听惯了我在隔壁房间里咳嗽、喝水、看书、朗诵，听我房间的铝壶

整夜的鸣唱，不需要再放一个壶在炉子上面了。

后来，女兵让家里寄过来一个加湿器，放在房间里。那夜临睡前，加湿器已经送给我了，她们说这是分别时送给我的礼物。

天开始泛白，女兵们在唱《战友之歌》，歌声非常整齐：“战友战友亲如兄弟，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。你来自边疆，他来自内地，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。战友，战友！这亲切的称呼，这崇高的友谊，把我们结成一个钢铁集体，钢铁集体……”

我在屋子里和着女兵的歌也在低声的合唱：“战友战友，目标一致，革命把我们团结在一起，同训练，同学习，同劳动，同休息，同吃一锅饭，同举一杆旗……”

隔壁的女兵歌曲接龙：“战友，战友！为祖国的荣誉，为人民的利益，我们要并肩战斗夺取胜利，夺取胜利！”

我的泪水挂在腮边。

是的，这些移防过来的女兵们，很快就适应了戈壁滩上的恶劣气候。她们也爱美，偷着改肥大的军裤，让我训得满脸泪花。她们的坚强与乐观超出了她们的年龄。

她们也经常向我抱怨，皮肤粗糙了，嘴唇干裂了。当真正要离开的时候，她们却万般不舍，一夜未眠，唱歌到天亮。

清晨，欢送老兵的火车站台上歌声一片。军歌嘹亮，声音大得让人听不见火车汽笛声。哭红眼睛的女兵们向我敬礼，然后和男兵一起唱军歌。火车站的军歌和昨晚女兵们唱的军歌不太一样，有男兵加入的军歌显得雄壮激昂。四个女兵站在月台上，大方地唱起《相逢是首歌》：“你曾对我说，相逢是首歌，眼睛是春天的海，青春是绿色的河……”

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了，现在想起那夜女兵们唱了一夜的军歌，熟悉的旋律仿佛就在昨天。今年“八一”节，女兵们相约在一起聚会，她们发现视频给我这个老主任。她们在聚会上一同唱歌，唱的还是那首《战友之歌》，还有那首《相逢是首歌》。



汕头，似乎得到了大海的格外眷顾。自1860年开埠以来，就因海阔港深、水陆便捷、物产丰饶而商业兴盛。一时间，钱庄酒楼比肩而立，中外货品充斥档口。站在小公园开埠区的圆形广场转身张望，一栋栋、一排排独具风情的骑楼如辐辏般扑面而来，仿佛能看到当年人头攒动、市声鼎沸的繁盛景象。

改革开放特别是设立经济特区以来，汕头这座城市有了更大的跃升。今天的年轻人即便没去过汕头，也知道那里一定是一个好玩的去处，一个与碧海相连的浪漫打卡地。然而，透过历史的烟云，你会发现，汕头还有着其他美名，比如唐宋以来诗人文士辈出的贤名，近代侨民海外开拓冒险的盛名……因5月的一次汕头行，我发现这方土地还有着中国革命斗争的红色基因，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。

在中国革命的许多紧要关头，汕头都有重大贡献。辛亥革命时期，汕头就是重要的革命策源地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时期，这里也点燃过革命的烽火。二次东征、北伐讨逆、八一南昌起义、“潮汕七日红”、创建大南山革命根据地、潮侨抗日斗争……都为汕头增添了鲜亮的红色记忆。当年一大批汕头儿女舍生取义的身影，虽经百年沧桑，依然鲜活在这座城市。

二

海平路97号的三层小楼，便是当年的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交通站——华富电料行，现在是重要的红色革命遗址。

1930年，因为国民党当局实行了铁桶般的封锁和围剿，为保证人员、物资和情报的输送畅通，中央交通局开辟了由上海经香港—汕头—大埔—青溪—永定进入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。站在一楼的沙盘前，全线及各交通站点的位置、山形、地貌、距离、关隘等一览无

多味斋

螺蛳，是江南人家不可或缺的一道家常菜。

忆起孩提时，春夏秋三季是老家小山村螺蛳上市的旺季。所谓旺季，其实也只是有一位中年妇女挑着担子，走村入户吆喝着兜卖螺蛳，大家常常亲切地称呼她为“螺蛳嬷嬷”。她对此一点也不反感，只要有人喊她一声，都会笑容可掬地搁下担子，问：“依买吗？刚摸来的，是青壳螺蛳，新鲜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用双手从筐底翻出最鲜亮水灵的螺蛳。

让人惊异的是，不管你买半斤还是一斤，“螺蛳嬷嬷”的手都利索得很，三两下就抓齐了，待微微倾斜秤盘并倒掉其中的些许水后，一称保准。称毕，她总是会再抓上一小把，给你做些“添头”。因为螺蛳新鲜，加上买卖诚信，所以她每次一担青壳螺蛳，要不了两个小

时便会售罄。

我的老家位于浙东四明山麓，那里出产的螺蛳与别地产的螺蛳最大的不同，就是本地的螺蛳是青壳翠翠而不是黑黑糙糙的，长得很是秀气。啃食后的空螺蛳壳经阳光的照射，便如翡翠一样翠绿透亮。状如玲珑宝塔的青壳螺蛳，一生在河里过日子，比起其他螺蛳，它对河水的清洁度要求甚高。而从河中捕捉螺蛳，民间有的是好办法——或下水沿河坎用手去捕获吸附在泥壁上、石坎边的螺蛳，或用棕榈叶沉入河滩头去诱捕螺蛳，或借助专用的网去淘捕螺蛳……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

都说青壳螺蛳吃起来鲜美，但与刚捕获的鱼虾可以就地清洗干净、文火炖煮不同，青壳螺蛳从捕获到烹饪成美食上桌，还需要一个等待的过程：刚捕来

青壳螺蛳

赵畅

的青壳螺蛳，要在盛有清水的盆里漂养一两天，让其吐污排秽。我的祖母对烹制螺蛳颇有心得，每到这时，她总会不吝滴上几滴麻油。于是神奇的一幕便出现了：青壳螺蛳开始缓缓蠕动，微微张合，静静吐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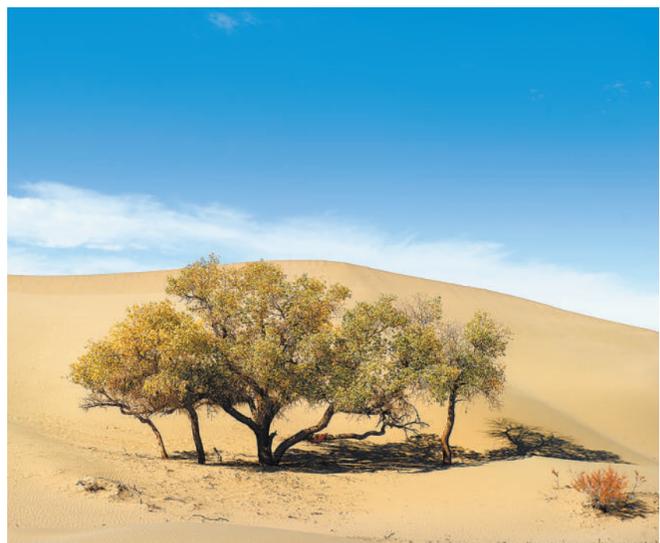
养在清水里的螺蛳尽管好玩，但终究还是要变成美味。螺蛳有多种烹饪方法。其中，酱爆螺蛳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当热锅开启，猛火开足，将一盘洗净沥干的青壳螺蛳倒入锅中。豆瓣酱、辣椒、料酒、老抽、白糖、鸡精等按不同比例加入，一碗地道的酱爆螺蛳就烹制而成了。端上桌来，香气让人垂涎三尺，味道令人久久难忘。

其实，青壳螺蛳最本真最至味的烹制方法，当数清蒸。其制作方法，是在盛着螺蛳的碗里注入三分之一的水，并

放入少许酱油、料酒和葱姜，然后在蒸笼或锅中猛火蒸上五分钟。这样做出来的清蒸螺蛳，其味鲜香、鲜嫩、香甜。大味若淡，真乃此之谓也。

家乡周边几处湖泊均是青壳螺蛳的好产地，那里出产的青壳螺蛳总是被抢购一空。青壳螺蛳不管是酱爆还是清蒸，下饭都不错，下酒最好。啍一颗螺蛳，喝一口酒，一啍一饮之间，一天的劳累消释了，心情也灿然美好起来。

如果说，物质严重匮乏的当年，人们吃青壳螺蛳，更多是当作一道补身体的营养菜，那么今天人们热衷吃青壳螺蛳，更多的则是为了调剂口味。这样的变化，正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。而对于我来说，在吃青壳螺蛳品味美味之时，也再一次地找回了童年的味道。



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

大地